公羊春秋經傳通義

校栞公羊春秋通義敘略

公羊春秋通義並自敘凡十有二卷前翰林檢討仲兄顨軒先生所纂廣廉手校錄付槧人以歲在壬申夏五月鳩工冬十一月蕆事蓋至是而夙願始克償矣先生杜門却埽循陔著書是編寫定最爲慊心猶憶丙午冬將返道山之前數夕語廣廉曰余生平所述詎逮古人公羊一編差堪自信藐孤成立尚不可知千秋之託將在吾弟烏虖人之云徂言猶在耳歲序流易身世浮沉計曩昔已版行者則有大戴禮記詩聲類二書而屬意之作翻在所後亙以永矢弗告

久要不怠矜嚴寡固非敢綏也先生幼負異稟長號
多聞
先夫子之志故在春秋舊史氏之風斐然述作雖使
賈逵奮筆隙無可緣較勝何休覃思裁而不俗後有
學者此其杓耶嘉慶十七年仲冬旣望弟廣廉靜吾
氏識

春秋公羊通義序

昔孔子成春秋授於子夏所謂以春秋屬商是也子夏口說以授公羊高高五傳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生始著竹帛其後有嚴彭祖顏安樂兩家之學宣帝爲之立博士故公羊之學兩漢最勝雖劉歆鄭衆賈逵謂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而終不能廢也然說者旣多至有倍經任意者任城何君起而修之覃精竭思閉門十有七年乃有成書略依胡毋生條例而作解詁學者稱精奥焉六朝時何休之學猶盛行於河北厥後左氏大行公羊幾成絕學矣我

朝經術昌明超軼前代諸儒振興皆能表章六經修復古學而曲阜聖裔孔顨軒先生思述祖志則從事於公羊春秋者也先生幼秉異資長通絕學凡漢晉以來之治春秋者不下數百家靡不綜覽嘗謂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王祖游謂何休志通公羊往往爲公羊疚病其餘啖助趙匡之徒又横生義例無當於經唯趙汸最爲近正何氏體大思精然不無承訛率臆於是旁通諸家兼采左穀擇善而從撰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序一卷凡諸經籍義有可通於公羊者多著錄之其不同於解詁者大端

有數事焉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年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於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其不同一也謂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故斷自孔子自後卽爲所見之世從之其不同二也

謂桓十七年經無夏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氏謂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所不敢言其不同三也謂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而何氏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四也他如何氏所據閒有失者多所禆損以成一家

之言又謂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是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故能醇會貫通使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豈非至聖在天之靈擢春秋之失悄篤生文孫使明絕學哉元爲聖門之甥陋無學術讀先生此書始知聖志之所在因敬敘之

嘉慶三年揚州阮元

春秋公羊經傳隱公第一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解詁曰諸據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謹案春秋本公羊子口受於子夏以傳其子平平傳地地傳敢敢傳壽壽凡五世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以先師口相授受解釋其義故傳皆爲弟子疑問之辭諸疑或直問所不知即曰者何曰何以孰謂或據彼難此則如曷爲何以其言某何此何以書之等何氏各於當文曰其所據問有失者嗣竊裨損焉君之始年也爾雅曰元始也天子諸侯通稱君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於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春者何歲之始也此周之春也周人以斗杓初昏建子之月爲歲始殷

人以建丑之月爲歲始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爲歲始尋此傳文明歲始創謂之春非闕木德之位東作之候後儒有疑子丑月不得名春者可以辨矣故善言經者約而該覈炎武曰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攷之尚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爲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昔者周公營洛作宗宮考宮其制五室九階四戶八版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入太室祼太室之言猶世室也夏曰世室周曰明堂異名而同實是以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鄭司農說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禮有明堂月令篇王者聽朝必居明堂所以辨方正位廟時布政之朔之初蓋頒朔朝於文王之廟故曰王正位月者文王之正月也周人

受命自文王始雖今嗣王亦守文王之法度行文王之正朔春秋內魯文王又魯之所自出繫王於春繫正月於文王尊則統天親則率祖尊尊而親親人道之始也子晉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制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爲時王之正月周之東遷時王不能頒月久矣且如左氏說襄公季年歸餘再失哀公之世大火冬流魯歷未必諧合周歷而春秋強據魯史正月號稱時王之正月不亦誣乎

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

据桓之篇正月上或不先言王

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解詁曰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謹案爾雅曰正長也謂之正月者十二月之長

公何以不言卽位

解詁曰据文公言卽位也卽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

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

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

解詁曰平治也反還之

曷爲反之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

解詁曰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薨亦如之謹案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蓋聲子以繼室稱夫人仲子再娶亦稱夫人並妃二嫡故國人疑於其尊卑矣師說春秋有七缺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晉侯宋公殺其世子爲父之道缺商臣蔡般弒其

君爲子之道缺戮烝災嘗郊祀不修而周公之禮缺此君子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也隱長又

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解詁曰扳引也隱於是焉而辭立

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解詁曰是時公子非一且如桓立

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解詁曰且如假設之辭故凡

隱之立爲桓立也解詁曰欲須桓長大而歸之故曰爲桓立明其本無受國之心故不書即位所以起其讓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

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解詁曰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

文家据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左氏膏肓曰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左氏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所賢下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謹案何氏說立姪為尊尊者尊兄以及其子也然士昏禮婦徹于房中媵御餕雖無娣媵先注曰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容之也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鄭箋以為媵必姪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依此二文皆周人之法文家先姪容失其實

桓何以貴母貴也

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 解詁隱母本以媵至桓母本以夫人禮至

日以母秋次立也

母以子貴 何休曰謂有子則以次升爲貴妾也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 音義釋文云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眛亡結反左氏作蔑穀梁作眛與蔑通荀子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史記作楚將唐眛亦即此眛字也三家之經殊文異讀動以百數非義所繫者後不復舉

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解詁曰最聚也直自若平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謹案小爾雅曰最叢也管子曰冬收五藏最萬物樂記會以聚衆注云聚或爲最徐廣解史記以爲最亦古之聚字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之爲言恐非及也汲汲者急辭暨暨者重難之辭玉藻曰戎容暨暨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解詁曰舉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謹案左傳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則是盟我欲之故從及文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解詁曰以言公及不諱知爲君也何以名解詁曰据齊侯以祿父爲名字也左傳曰邾子克也古者名字相配周有王子克楚有鬭克並字儀曷爲稱字据桓十五年經言邾婁人褒之也褒者天子有慶于諸侯加地進律之名禮有褒衣者是也春秋假天

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說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諸侯大夫之功罪非其匹夫得而議也是故以文王之法臨之而黜陟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襃貶其義一矣

曷爲襃之爲其與公盟也 解詁曰爲其始與公盟盟者殺牲歃血詛命相誓以明約束也謹案春秋內魯與內接者託始於此隱公以賢讓居位邾婁之君能親賢慕義講信脩睦於法當襃也魯稱公者臣子辭白虎通義曰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覃公惟私覃子也禮大射經曰公則釋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

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襃乎此 解詁日据戎齊侯莒人皆與公盟

因其可襃而襃之此其爲可襃奈何漸進也 春秋繁露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邾婁於桓之篇稱人傳曰夷狄之於此稱字傳曰襃之進退相較

明儀父本在名等春秋字之若加封使從三十里國也然非有所因則褒文爲空設其後儀父至莊公之世實得王命爲諸侯故因其有將進之漸而褒之若曰苟以文王之法治諸夏所封有親賢雖鄰加儀父者其可也邾婁之進自緣他事因而褒之於此則春秋之新義春秋皆假事以託義者也得其義則事可略也

眛者何地期也 兩君相見所期之地也於此發傳後言于某者從可知矣大道既隱降而有誼誓周公致治太平猶設司盟之官春秋撥亂世尤尚約信故盟者春秋所不惡惡其渝盟者渝盟例日小信月大信時孫覺曰隱之出皆不盟致隱志讓乎桓不敢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克之者何 加之者經有不克弗克諸文嫌通爲克字詁訓故問克之者何明獨施於此

殺之也 爾雅曰勝肩戡劉殺克也

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

之惡也穀梁傳曰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解詁曰如即不如齊人語也加克者有嫌也段無弟稱君甚之不明又段當國嫌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謹案鄭武公夫人愛其少子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卽位曲從母意與以京鄂之地有都邑從衆濟成其逆謀然後從而討之故傳述經意言莊公誠愛弟者不如勿與之鄂使無所資則不生亂錄月言克者責鄭伯忍陷弟於罪以戾其母也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解詁曰据天王殺其弟年夫稱弟當國也當敵也著其強禦與國爲敵左傳所謂如二君是也經例當國者繫國此已書鄭伯於上故不復繫鄭直言段也其地何當國也解詁曰其不當國而見殺者當以殺大夫書無取於地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解詁曰据俱欲當國也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

在外亦不地也在內謂國都之內就於國故可無更地也知在外非謂出境者鄭亦鄭地解詁曰不從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言宰屬之士故繫宰非以官氏也周官冢宰之屬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晉聘周之辭曰歸時事于宰旅然則下士稱宰旅中士上士稱宰士也春秋凡王之下士爲王人中士錄名咺是也上士加氏石尚是也下大夫以字書家父叔服渠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伯南季仍叔等是也上大夫以子書尹子單子劉子是也三公稱公周公祭公虞公是也自公卿達于士唯宰稱必書蓋治官最尊不當役以聘弔之事故繫官譏之與董仲舒曰古之遺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王曰天王其義如此

惠公者何隱之考

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解詁曰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以適同姓謹案仲子卒在春秋前傳不察死號與考對文者禮入廟稱妣比諸父也仲子屈於孟子不得配惠公之廟故還繫桓言母所以正名定分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時隱桓之母非稱夫人禮無二適之義春秋絕正之故据隱現爲君其母稱夫人桓未爲君則其母不稱夫人蓋諸侯不再娶仲子之爲夫人本非正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兩言之者賵者或特以馬或加以束帛士喪禮曰公賵玄纁束馬兩大夫以上則束帛四馬也季康子賵于宋致辭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是其特以馬者雜記諸侯相賵以乘黃大路則亦得有車解詁曰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事車馬曰賵覆道此者取與下賻襚對文貨財曰

賵衣被曰襚知生者賵知死者襚解詁曰賵猶助也襚猶遺也桓未君則

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

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解詁曰尊貴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成其賢其言來何解詁曰据歸含且賵不言來不及事也荀卿子曰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亦有來來文而此發傳者蓋仲子之卒經既不刺不及事之意未明適與成風含賵可以兩事相比特為異辭以起之自餘奔喪會葬之等當文各有卒葬時日其不及事者既不假言來乃見其及事者更不以言來為嫌矣解詁曰去來所以為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兩喪當各使一使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及者分別尊卑之辭夫人

與公一體嫌竟可敵公故加及絕之仲子不稱夫人不嫌得敵公故不假絕也解詁曰月者爲內恩錄之也諸侯不月比於王者輕會葬皆同例言歸者與使有之辭也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通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主書者不及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解詁曰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宋稱人亦微者也魯不稱人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解詁曰祭者采邑也謹案凡祭皆周公之後伯者長幼稱也蓋天子之中大夫何以不稱使解詁曰據凡伯稱使奔也奔則

曷爲不言奔解詁曰据齊慶封來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解詁曰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故去奔明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絶義主書者以罪舉內外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絶之以生過失至于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録之録所奔者爲受者義明當受賢者不當受惡人也月者爲下卒也奔當例時一月二事月當在上諱案王臣奔他國者皆不言出以示無外之義若其來奔本無出文故併去奔以别之魯受天子逋逃臣亦爲有惡不言奔者蓋兼諱也穀梁傳以爲來朝劉向本治穀梁其上封事云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是亦取公羊之說爲長

公子益師卒

何以不日解詁曰据臧孫辰書日遠也立乎定哀以指隱桓祖之所逮聞也故言

遠也左氏說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寧得與小斂乎穀梁說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何以無惡文似二傳皆失之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即爲所見之世廣森從之所以三世異辭者見恩有深淺義有隆殺所見之世據襄爲限成宣文僖四廟之所逮也所聞之世宜據僖爲限閔莊桓隱亦四廟之所逮也親之節蓋取諸此凡大夫卒日者主爲恩痛錄之所傳聞世恩殺恒不日彄牙之日有故焉爾所聞世恒日惟得臣仲遂以罪不日至于所見之世雖有罪皆日卒矣董仲舒曰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解詁曰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

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亡師者名

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解詁曰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

得踰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

追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謹案

戎狄經皆略不別君臣舉其號而已所謂

國不若氏也會例時有所危乃月錄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得而不居者尅勝都邑弗取而有也將卒師少稱人將尊

師衆稱某率師傳例在五年何邵公云入例時傷

害多則月非也前後入恒書月若討有罪日錄之

其略不言月者唯衛師入盛宋人衛人入鄭秦人

入郕吳入州來於越入吳五事爾當文各自有說

無駭率師入極〔音義〕公羊率師之字如此見五年傳今本率帥雜出沿寫誤也依說文解

字帥本巾帨之帨當作率爲正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左傳云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然則無駭生未有氏得發此難者春秋据哀錄隱非史官書現時事之比本可以追氏之若公子騑之孫方爲駟氏而國語謂之駟騑公子遂之孫方爲仲氏而經言仲遂卒于垂故知此不追氏者卽是有貶義也貶貶者黜也春秋託天子之事故有貶法大夫貶去氏者言宜奪其卿位諸侯貶稱人若日宜降爲小國也曷爲貶解詁曰据公子遂俱用兵入杞不貶也疾始滅也疾猶惡也解詁曰言疾始滅者諸滅復見不復貶皆從此取法所以省文也始滅昉於此乎解詁曰昉適也齊人語（音義）昉熹平石經作放鄭注考工記陶旊下亦云讀如放於此乎之放前此矣解詁曰前此者在春秋前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解詁曰焉爾猶於是也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君子所修春秋記滅國於是始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

也 解詁曰明魯臣子當爲君父諱滅例月不復出月者與上同月當案下例當蒙上月日否謹案侵伐圍入都無諱文獨滅諱惡者諸侯有得專征伐之道不得專滅國覆人之社絕人之世令誠有外內亂鳥獸行者當以九伐之法正之非可擅土地以自廣漢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君子惡兵以利動故取邑爲小惡滅國爲大惡也趙匡難此傳云滅而言入實入者將如何書之廣森以爲實入將書展無駭率師矣內諱弑言薨固與實薨者同辭則諱滅言入即與實入者同辭亦何不可況貶去氏者正起其非實入乎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日者爲戎後渝我盟好執天子聘我之使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 推褒猶稱且字知履緰蓋下大夫名見者以接內也紀侯爵當從大國例凡大國之下大夫與小國之卿同非接內不錄其錄不氏唯大國之上大夫然

(後書名氏若褒之則以伯仲書禮五十不稱且字所以示法未五十不得命爲卿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解詁曰爲養廉遠恥也)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何邵公以爲有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若然宋公無母猶有諸父兄師友傳何言辭窮也左傳正義曰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況諸侯乎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廣森謂禮記國君取夫人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卽躬命之稱主人之辭然)則紀有母乎曰有(解詁曰以不稱使知有母)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婦人無外事母但得命使於其國耳不得通于四方文不可曰紀侯之母使履

綸來故直不稱使也杞伯姬來求婦得以母道者彼內女錄親親

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伯姬歸于宋不書逆人譏解詁曰譏猶譏也何譏爾爾猶是也言何所譏於是事也問貶曰曷爲貶問譏則曰何譏爾者貶不必爲本事多罪在於彼而文見於此者故主不問其所爲譏則皆爲本事故不問曷爲矣

譏始不親迎也解詁曰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謹案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使上卿逆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鄭君之闕也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言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廣森以詩考之文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親迎更有明文齊風著篇刺時不親迎首章充耳以素言士之服次章青者卿大夫之服末章黃者君服明國君不親迎合有譏也又著詩作於

齊哀公之世傳言不親迎前此者亦足以徵矣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解詁曰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譏案大夫為君逆女例月大夫自逆例時其君娶不月者當文有說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解詁曰未離父母之辭紀履緰來逆女是也在塗稱婦解詁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譏案女子重出已在塗則義成為婦故禮親迎女在塗聞女之父母死反而奔喪為其父母期從既嫁之服入國稱夫人解詁曰入國則尊尊有臣子之辭夫人姜氏入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者何內女也解詁曰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解詁曰婦人生以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內女歸例月恩錄之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無聞者公羊經師失其傳也廢疾以爲左氏經作子帛帛皆是古文省伯帛皆止爲白隸寫遂異耳子帛履緰之字春秋賢隱公諸侯來親隱者莫先於儀父故字之大夫來親隱者莫先於履緰故亦字之不從來逆女字者欲逆其君夫人則有君前臣名之道也莒子序下者抑莒也爲前入向後取牟婁春秋入國取邑皆託始於莒著於此抑之總見其罪他入取不徧抑者凡誅貴之文皆唯始見立法餘從同可知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解詁曰時隱公卑屈其母不以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以卑下桓母無終爲君之心得事之宜故善而不書葬所以起其意而成其賢曰者恩錄之公夫人皆同例也謹案禮嫡死媵得升于嫡聲子繼室故惠公時未稱夫人及隱爲桓立不欲其母加於仲子乃不敢以小君葬之蓋薨而後殺其禮是以傳言不終爲夫人矣

鄭人伐衛伐例時雖在月下不嘗上月後放此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解詁曰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謹案王者謂文王也而又以爲通三王之正者正朔三而改文

質再而復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王不是廢周公制官禮周之孟春謂之正月夏之孟春不謂之正歲則存三統者猶文王之意也繼周而王者當反寅正故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將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顧不可更曾歷之月日但可託其意於此書王二月若曰是文王所因地布教之月後有以地統王者宜取爲正也書王三月若曰是文王所敬授人時之月後有以人統王者宜取爲正也且春秋奉周月則春亦有周王之春然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正以三正不共春施王於春上則存三統之義不顯漢律歷志述劉歆曰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是古左氏師說亦然而今治左氏者輒但以爲時王之二月旣以王正正月足矣何必於二月三月一一施之若謂以歲首不可以無王則二年春固無王謂月上不可以無王何又未言夏王四月四時皆王者所當取法矣獨繫王於三春也進退之指都不可通

何以書解詁曰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記異也解詁曰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

謹案漢五行志曰京房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弒從中成之形也後衛州吁弒君而立

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解詁曰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古歷用平朔或有大月之晦日已合辰有承小月之後而合辰於二日者故日食不恒在朔也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解詁曰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謹案穀梁說以有日無朔者為晦食據宣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下有己巳齊侯元卒則丙辰非晦明矣穀梁為短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為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為朔二十七二日七晦日二蓋穀梁所謂夜者公羊曰晦穀梁所謂晦者公羊曰二日穀梁所謂二日者在桓十七年公羊併入朔數唯文元年二月癸亥今公羊經有朔字則當為朔二十八二日六晦二與漢志稍異失之

後者朔在後也解詁曰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故疑言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解詁曰平王也

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解詁曰至尊無所屈也謹案天子有記葬者則如文九年傳所云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文王之法諸侯諡于天子乃得葬又或有故當越紼而從王事故云爾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鄭康成曰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據劉卷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解詁曰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者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為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謹案周之命官或曰人或曰師或以掌司典職冠所事唯世其職者乃曰氏然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財四十有四而其位貴者不過中大夫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古者有世祿無世卿世祿故故舊不遺不世卿故選不失賢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解詁曰據原仲不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蓋王喪主謂喪賓者以其新與內接有赴弔之禮故得錄卒知非主為譏世卿書者魯史本有其卒但舊文書名今更之曰尹氏則

君子所託新義爾凡治春秋皆當以此意求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解詁日据宰渠氏官仍叔不稱氏尹氏不稱子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時雖世大夫亦俟三年喪畢乃即先君之廟而命之武氏子未沒父喪未受命爲大夫稱子者猶繫乎父之辭也居喪之禮升降不出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三年之中恒若父存故義繫乎父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父卒未命而見使使之者與有失焉仍叔之子字其父此不字其父者別乎父在也不加之者彼言仍叔子則嫌是一人曰武氏子則無嫌也春秋之稱言也無所苟而已矣何以不稱使据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當喪未君也解詁曰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故從正其義與毛伯同武氏子來求賻何

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

言爲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傳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是也求微也尊者曰求敵者曰乞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解詁曰不言葬者既外言卒所以褒內也謹案終春秋錄卒葬者凡十有四國宋陳蔡衛晉齊爲大國鄭曹雖伯爵而與同姓亦從大國例此八國皆卒日葬月其略之者有所貶也其不書葬者或以罪絕或以諱沒或以弒而賊未討故各有義也小國之例恒始略末錄進之以漸故邾婁始見於莊十六年克卒不日至二十八年丁未邾婁子瑣卒日卒不葬自是以爲常昭元年以後乃日卒時葬滕始見於隱公之篇月卒不葬成公以後月卒不葬昭公以後日卒時葬杞始見於僖公之篇月卒不葬襄公以後日卒時葬秦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三國皆至哀公乃日卒月葬許當僖公之世新臣始見時卒時葬文公以後卒月卒

時葬至鄭滅許成卅立圍乃後時卒時葬薛在莊公之篇月卒不葬臨公以後時卒時葬唯獻公錄日焉書卒不書葬者三國吳也楚也莒也吳楚之不葬黜其僭也莒之不葬其君無謚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繆公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 解詁曰不及時不及五月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是也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侯卒王者當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 解詁曰慢薄不能以禮葬也入月葬蔡宣公是也 過時而日隱之也 解詁曰隱痛也丁亥葬齊桓公是也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解詁曰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衞桓公是

也謹案慢葬不能葬皆謂無故而不用葬時之正者不日者從失禮畧也渴葬有故而報葬者也禮卜葬先遠日故日之以志其遠近也過時而日者痛其遭遇禍變至於此日而後得葬是以日之也

當時而不日正也解詁曰六月葬陳惠公是也

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水火兵寇危之小者也適嗣不定國有爭禍危之大者也三朝記曰亢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成有臣志若宣公繆公世濟其謀後猶有爭況乃其私愛亂適以開篡弒者矛易之戒履霜堅冰至疾其末者貴正其本是以宋有殤之弒而危之於繆公之卒齊有無知之弒而危之於僖公之卒晉文公妃匹不正後有公子雍之難衞襄公既歿乃議廢輒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皆危之人君尊本重統卒葬者君位之終始春秋於是示大經大法俗儒橫謂葬不葬非褒貶日不日無義例君子之修春秋垂教云乎豈曰記事云乎

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

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盡終爲君矣解詁曰與夷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左傳曰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左師殷官也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勃爲左師蓋在莊公之世傳据其後稱之與夷復曰復白也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解詁曰爾女也可知者欲使我反國吾立乎此攝也按史記繆公在位九年與夷立十年乃弒猶號殤公禮殤自年十九以下然則宣卒

繆嗣時與夷甫生耳綠繆公本意俟與夷長乃復辟若成王幼周公攝踐作然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解詁曰馮與督共弒殤公在桓二年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也謹案督弒與夷乃迎莊公而傳稱馮弒者馮在鄭鄭比欲納之反又不討賊蓋知乎弒者也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責知誅率故君子大居正立適以長適子死則立適孫所以正體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尉人世殷人及春秋雖有變文從質而此不從殷者撥亂世因時之宜宋之禍宣公為之也不責繆公者善反正也假令繆公遂立馮與夷或弒馮則原其父之讓成其子之惡雖與夷賢終無禍猶為私其子故君子以繆之讓為義以宜之讓為失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据

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

疾始取邑也

解詁曰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當託始明故省文也范武子曰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於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曷爲以國氏當國也

解詁曰與段同義曰者從外赴辭謹案隱桓莊之篇外弒君者四州吁無知皆不言公子督不言公孫南宮萬不氏蓋弒君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絕其位也去公子公孫者絕其屬也入所聞之世亂臣賊子比踵而立已從託始見法罪同可知故里克以後不復枚舉穀梁於州吁云嫌也弒而代之也於公子商人云不以嫌代嫌也似未得其說而強之說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清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賦清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為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于斐亦云某遇公于某春秋之中偶無其事耳解詁曰遇例時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再列宋公陳侯蔡人衛人者直言翬率師會伐鄭則嫌與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文同彼不及事此及事須別異之也

翬者何公子翬也解詁曰以人桓稱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

曷為貶解詁曰據杙老會鄭伯伐許不貶與弒公也外弒君者書名氏內諱不

言弒弒君之賊無所見故翬遂皆託貶文以起之唉趙之徒乃云凡事各於本事褒貶豈有未弒君而先貶者若待本事而貶則不識壬辰公薨一言之內何出而得貶翬耶春秋大夫不氏之例有四一曰貶無駭翬山等是也二曰未命俠柔履緰等是也三曰小國夷國之大夫慶快遂椒等是也四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然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叔孫舍至自晉猶有再見而再氏者錄氏爲善斯去氏爲貶益明矣其與弒公奈何諸問事狀者曰奈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解詁曰諂猶佞也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子稱君者古人語質詩曰無庶予子憎隱公曰吾否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解詁曰塗裘者邑名也將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音義】板本作隱公曰否否經作隱曰吾否互有脫字今參從之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解詁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難兵難也諡者傳家所加謀案生而舉諡顯記事者之辭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史記述周公曰我成王之叔父古人爲文猶詳悄每有如此於鍾巫之祭焉弒隱公也解詁曰鍾者地名也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禱者也男曰覡女曰巫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其稱人何據實石碏討賊之辭也解詁曰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祥彥直曰衛人不即討賊至九月而僕得殺之于濮故加月以見之謹案濮衛地昔衛靈公將之晉舍于濮水之上蓋近今開縣也錄于濮者與鄒同義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者何公子晉也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不言公子者王子朝不成爲君晉成爲君故別之也非貴宜爲君者故又不得言子晉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春秋以立子爲正立弟爲不正已於葬宋繆公危見之但繆公之立在春秋前故復以立晉見法後若晉人立黑臀之屬不書者亦託始之義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解詁曰晉得衆國中人人欲立之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音義〕碏熹平石經作踖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解詁曰據尹氏立王子朝不稱人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穀梁傳曰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次當立正也非次當立而受之天子命之先君乃可言也君子以石碏爲專矣得乎民者宜爲君晉因民之所欲立不辭讓而即之雖非義之高者

未爲大惡也其咎在衛人之立之也稽有討賊功
又順輿志定君安國鮮復責其不當立晉者春秋
別嫌明微
每施於此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
也解詁曰登來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
授也謹案登來之者猶言得之也齊晉之間無入
聲呼得聲如登來之合鄭司農注大學引春秋傳
云登戾之卽此文也來古音狸又轉爲戾故易曰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九章曰諒
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
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彼得字以登戾反讀之乃正
協韻百金之魚公張之解詁曰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張
謂張罔罟障谷之屬也謹案漢食貨志黃金重一
斤直錢萬故王莽傳曰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

為錢二萬萬何休公以百金當百萬錢實漢法也然魚價貴不至於此本緣黃金方一寸重一斤謂之一金或可凡物以斤計者亦通言金百金之魚蓋大魚重百斤者與張者張弓矢以射也淮南時則訓曰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左氏經觀魚作矢魚朱文公曰据左傳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

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

公自美大其能得百金之魚也

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釋經所以主為識遠書解詁曰觀例時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盛

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眾稱某率師

解詁曰將尊者謂大夫也師眾者滿二千五百人以上也二千五百人稱師無駭率師入極是也

將尊師少稱將解詁曰師少者不滿二千五百人也衛孫良夫伐將咎如是也將卑師衆稱師解詁曰將卑者謂士也衛師入盛是也將卑師少稱人解詁曰鄭人伐衛是也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公伐邾婁是也据此傳知經雖以稱人爲貶至于侵伐圍入之等書人者皆將卑師少常辭非譏意義所繫大氐功罪之別多於月日詳畧見之今入例月而衛師入盛不月者同姓相入託始於是疾畧之也盛文之昭也天子嘗命爲上娛之長衛葭王棄親入兄弟之國春秋所尤惡故令與吳入州來於越入吳同例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解詁曰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言立者得變禮也謹案毛詩序曰斯

于宣王考室也雜記曰路寢成則考之皆謂宮室旣成設盛食以落之今亦以廟成盛祭故言考也而穀梁云考者成之也成成之爲夫人也非經意（音義）熹平石經始祭仲子下無也字**桓未君**

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仲子之葬久矣初設惠公之喪又遭天王崩三年之中遏密八音未可盛禮與樂故至是始祭不就惠公廟者配無二適也凡此皆見春秋之初魯猶秉周禮趙汸曰凡烝嘗大事有事吉禘皆日用致夫人不日考宮非適不日**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解詁曰僭齊也下傚上之辭加初者以爲常也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謹案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廣森謂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周禮

舞大濩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宫比先妣廟而舞般舞與春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儀猶獻也

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也解詁曰佾者列也八人爲列諸公六六佾者六八也舊說六六三十六人非也佾以八人爲列於文从八王逸小招章句曰二八二列也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也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其意正以初獻六羽爲每佾用六羽故言自八佾達于四佾皆八羽而成佾魯佾用六羽始殺樂矣雖於此經不然然足爲佾必八人之證繁露曰法商而王舞溢員法夏而王舞溢方法質而王舞溢橢法文而王舞溢衡由此言之殺兆不必正方又不得以人數宜如佾數爲難諸侯四四八三十二人此正制也左傳言諸侯六大夫四者衆仲探公問羽數之意欲僭諸公特訛詞以對耳又天子之大夫視諸侯故得通言大夫四佾矣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

王者之後稱公顧炎武曰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舊說此爲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然周爵雖五固分三等周禮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但春秋時變之又以伯與子男同爲一位故桓文之序盟會恒先宋公次諸侯次伯子男錯雜列之左傳鄭伯男也王肅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公侯足句辭經書吳子而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皆以伯子男同等故也含文嘉曰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大國稱侯小國稱子舉中以包之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解詁曰陝者蓋今宏農陝縣是也謹案主者主其黜陟也成王之初周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處乎內者太傅畢公也及周公沒畢公繼之主陝以東故書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

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傳道此者明本文武之制周人世因之(音義)釋文云陜失冉反一云當作郟王城郟鄏

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前此羣公之宫已徧舞八佾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僭因其可言者譏始於此然六羽猶譏八羽可知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

邾婁人鄭人伐宋

解詁曰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

螟

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謹案爾雅曰食苗心螟食葉蚉食節賊食根蟊經唯書螟者散文通矣京氏易傳曰棐正作淫玆謂惑厥風溫螟蟲起胡康侯曰凡志災見春秋有譴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前者公觀魚于棠彄諫不聽比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故爲隱公恩痛日之因以褒爭臣胡康侯曰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邑不言圍常辭國乃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宋彊而無義圍暴窮邑至於脊歲將爲明年取長葛見惡故張本於此邑而言圍者有四類長葛爲新城猶鄭惡之言圍師及齊師圍成圍宋彭城圍戚國之言圍內邑不聽言圍圍棘之屬是也內諱取邑言圍圍台圍洮之屬是也圍例時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左氏經作渝平渝輸異文同義易曰成有渝越

之盟詞曰渝渝盟無享國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輸盟
猶渝盟也輸成猶渝成也成猶平也周官調人凡
有鬭怨者成之和難平爭謂之成平而變渝廷謂
墮成古文訓詁以輸為墮左傳墮幣服虔曰墮輸
也詩載輸爾載荀子成相辭展禽三
絀春申道綴基畢輸其義皆爲墮何言乎墮成
諸云何言乎者皆見非經
所常言問何所爲而言此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
吾與鄭人未有成也解詁曰吾魯也未無也音義
蒸平石經未有成下無也字
吾與鄭人則曷爲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解詁
曰時與鄭人戰于
狐壤爲鄭所獲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解詁曰戰
者內敗文也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謹
案穀梁傳曰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蓋自鞶伐鄭後
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平而不果乃反致戰若所
謂平莒及郯莒人不肯者故經得以輸平言之歸
輸于鄭人者起鄭人不肯也言來者起狐壤內地
內敗舉戰不舉敗公獲不舉戰其辱彌甚其諱彌

深春秋多微文故戰于狐壤而曰鄭人來輸平高克奔陳而曰鄭棄其師固不可以文句求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徐彥曰日者以下我入邴傳云齊亦欲之然則雖不復侵伐亦有爭邑之隙故書日也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 解詁曰過歷也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 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諸特言春秋者皆一經之達例所以損益舊史而示新義者也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言王者觀明而治必奉順四時之正天道正於上人事正於下故春秋謹時月日以進退中失之事焉十二公之篇有無冬者無秋冬者五月或以冠夏十有二月或不冠冬方見變文以起微意常不立則變不見是故無事必具四時爲常法也

其或不具者卽有所爲可知爾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解詁曰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故書以疾之不繫鄭者明因上伐國取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解詁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

滕侯卒

何以不名解詁曰据蔡侯考父卒名微國也解詁曰小國故略不名微國則其稱侯何解詁曰据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不嫌也解詁曰滕侯卒不名

下常稱子不嫌稱侯爲大國隱桀所傳聞之世未
卒小國猶卒滕侯宿男邾婁子薛伯是四國皆當
隱之篇來接於我者其爲慕賢親內褒錄甚明說
左氏者但以爲從赴且如彼傳云魯爲凡蔣邢茅
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是必嘗來赴矣而六國之卒
壹不見春秋何也周初滕薛皆來侯時降在伯子春
秋與其來朝賢君褒稱故爵但滕侯後旋事桓慕
賢不終不足書卒故還從其父加錄若然薛伯以
伯卒滕子之父以侯卒者春秋之義許人子者必
使子也自桓公以後滕遂稱子既莊閔僖文之篇
不復見卒所以深著此滕侯
卒爲褒文使與大國無嫌矣

春秋貴賤不嫌同號

貴賤易辨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號若大國稱侯褒
亦稱侯微者稱人貶亦稱人各有起文號同實異

美惡不嫌同辭

美惡易見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辭
若宋萬出奔陳曹羈出奔陳楚子
使椒來聘吳子使札來聘之類屬辭比事美惡自
明蓋春秋正百物之名理羣事之然否必其不嫌
乃得同號同辭苟嫌矣析疑別微纖芥不遺是故
紀履緰來曰逆女莒慶來曰逆叔姬救邢先言次

而後言救救晉先言救而後言次年婁防茲言及鄆讙龜陰不言及王用諸侯之師曰從諸侯之師相爲用曰以善曰還不善曰復善曰歸不善曰入皆使貴賤不相假美惡不相錯雜可悉數者也

夏城中丘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解詁曰上問中邱者何指問邑也欲因言何以書嫌但問書中邱故復言城中邱何以書也以重書也重用民力故得時不得時必書鹽鐵論曰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解詁曰城邑例時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其稱弟何解詁曰据諸侯之子稱公子母弟稱弟母兄稱兄解詁曰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分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聘者問也來聘書者皆喜內見聘事也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

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宴也范武子曰聘例時謹案春秋承衰周之敝文勝而離人知貴貴莫知親親別端首見鄭段之禍將大矯其失非因人情所易親者而先示之親則其教不易成盖由父言之凡我兄弟豈有同異由母言之雖愛無差等亦施由親始特撥亂之漸不得已之志耳故至所見之世且錄貴小國殺公子以廣親親之義明非專厚於同母也

秋公伐邾婁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解詁曰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已當之音義較德讀如有覺德行之覺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

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解詁曰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劉敞曰以一人當一國大天子之使也爲天子使尊夾而屈卑乎戎狄可言伐不可言執是亦大天子之使也）其地何大之也（實執則不地加地順伐文也言以歸者起實執）

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

之邑焉解詁曰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絜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歸邴書者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絀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岳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

庚寅我入邴

其言入何據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不別言入難也解詁曰入者非已至之文難辭也此魯受邴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欲爲魯見重難辭其日何解詁曰據取邑不日難也解詁曰以歸後乃日也言時重難不可即入至此日乃入謀案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上言來歸邴者致鄭伯之意也先言歸而後言入專惡於鄭伯也明我無欲于邴宛既來請遲之又久不

得已而許故退受地之日于下日我以庚寅之日然後入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解詁曰自入邑不得言我有他人在其中乃得言我故能起其非獨我齊亦欲之時天子不巡守無所用湯沐之邑邴在泰山之下遠鄭而近齊故齊欲得之鄭人利魯朝宿之邑將以邴易許田是以不與齊而與魯然魯入邴卒未與許田至桓公即位始更以璧假之則魯重難其事信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爲元年與內盟褒錄之也稱男者滕於所聞世世恒皆卒須加侯起褒文宿自後不復見卒則此爲加錄已顯故從本爵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名者所以為識別正其世及之繫而葬從主人傳曰葬生者之事也故從其主人辭也生有五等沒豈稱公王者採其臣子之心莫不欲尊號其君父故假以爵之最尊又為之作謚以易其名以甄其宫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卒以日為正者以見赴喪之禮當言日也正葬以不日為正者見告葬之禮本不言日也此傳發通例禁而宜公葬不當時自為僾葬去日月矣若然葬不告日而春秋得加日錄渴隱者君子據列國之史彼自各有葬日且魯史記外事要不若內事之詳春秋則外事例日者必日皆參列國之史知之時有幹枝旬朔上下錯迕者亦雜他國之歷故爾昔子夏讀晉乘見三豕渡河子讀楚之檮杌至於復陳曰大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叔時之言俗儒謂春秋唯見魯史又詳略去取悉無意義一依赴告何隨之乎言春秋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公曷為與微者盟解詁曰据與高傒盟諱之者稱人則從不疑

也本所以及齊高傒盟及晉處父盟皆沒公者欲大國之貴卿嫌可敵公故絕正之今既稱莒人乃是微者與公貴賤殊隔自當聽從約束非敢敵亢無所嫌疑不假沒公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正此意也疑義如示民不疑之疑古者君燕大夫為賓卿不為賓君祭大夫為尸卿不為尸皆為位近則疑遠則不疑禮有所謂順而摭者其義通於春秋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解詁曰据公子彄卒氏公子疾始滅也

故終其身不氏解詁曰嫌上貶主起入為滅不為疾始故復為疾始滅終身貶之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采也文王之昭有聃季載白虎通義作南季載然

則南郎嚮也季或載之後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洪範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說曰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易中孚傳曰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迎陰猶起陽上薄之其電炎炎也漫漫也其雷淳淳也陰陽和合其雷躍躍也其光長而雷殷殷也又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之氣當已發聲臣強之甚也蓋鼎驕蹇將弑君微也解詁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圖於桓之所致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自文爲異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解詁曰蓋師說以為平地七尺譙宋

敘屬也周之三月本夏之正月夏小正傳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今陽氣不以時出乃至震電則正雪不當復降八日之間陰氣又旋脅之而成雪以爲盛陰屬甚也是臣有作威之象惠士奇曰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兩日之間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皆與隱同占先雷後雪者陰乘間隙起而害陽弑逆之禍成焉隱尋見弑亮亦被廢安恭二帝皆强臣劉裕殺之

俠卒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是命大夫之禮也俠未命故不氏得書卒者本當從卿秩也卿而言未命者穀梁說以爲隱謙不自爵命大夫理或然與其柔翬不卒則本下大夫例以名見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邴豈齊欲得邴故爲是會與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范武子曰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弒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蓬案是會左傳以爲正月蓋魯之舊史如是春秋將假隱無正月以見義故特辟之也左氏得其事而不知其義公羊得其義而不詳其事每以左氏之事證公羊之義乃益決公羊之可信云

夏翬率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据桓之篇復稱公子既非終身貶何不獨於前一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何焯

曰翬之罪既不可以質言貶於桓之代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解詁曰日者見結日偏戰也謹案偏戰日詐戰不日詐戰者曰某敗某師于某偏戰者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此外戰例也春秋尊魯不以敵辭言之若內勝皆日敗某師于某但以日不日別偏詐耳故此及戊寅公敗宋師于鄑壬午公子友率師敗莒師于犂戊辰叔弓率師敗莒師于濆泉雖與外詐戰辭同實偏戰也唯內敗然後從偏戰之辭亦曰及某師戰于某而不舉敗績其舉敗績者獨乾時之役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解詁曰據取闞不日也一月而再取也十日之間而再取邑志疏數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甚著魯乘

敗人而深爲利

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

解詁日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薄恥輕謹案部本部子國宋滅部有其地今爲魯所取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二國以上連師合謀入人之國於是始故復疾略之與人盛同義春秋尊周內魯親姬姓之國是以滅國皆惡而衛滅邢宋滅曹爲先惡君子惡惡疾其始始於諸侯擅與侵伐乃至擅相入擅相入乃至擅相滅故於宋衛入國之始深疾外之使與吳越同科董仲舒曰見事變之所至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此類是矣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其言伐取之何解詁曰据圍言滅邑言取又徐人取舒不言伐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解詁曰戴屬爲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謹案滅國大惡取邑小惡而令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曉既施之國不嫌非滅故得通言取以廣難易例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左傳曰討違王命也推尋前後經例入國恒月討有罪者乃日丙午晉侯入曹丁亥楚子入陳是也至滅國反是所尤惡者乃日丙午衛侯燬滅邢丁酉楚師滅蔡是也蓋入國猶有彼善於此須分別之畧其所惡錄其所善滅國一切皆惡無所分別但以日不日見罪之輕重耳易窮則變變則通春秋之於例亦猶是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解詁曰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于太廟與聘同義謹案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戴禮記曰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其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既君親致饔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脩而不流也朝例時而

其兼言之何解詁曰据鄧穀來朝不曰兼言朝微國也略其辭起實微國但以慕賢親內首來朝故褒之爲侯耳据滕親爵子而在薛伯上者伯子男一等則當以異姓爲後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音義〕祁音祁遲之祁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日者善魯齊不取鄭不敢有卒致許叔得存其國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何以不書葬解詁曰據莊公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嘉平石經字爲試白虎通義曰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侯閒伺事可稍稍試之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弒則何以不書葬解詁曰據桓公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解詁曰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解詁曰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

喪無所繫也況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劉敞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子桓本潛謀弒君欲人不知之故歸罪寫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邪此乃事之不然又明左氏初不受經于仲尼不知此不書葬之意前漢諸儒不肯為左氏學者為其是非謬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遊獨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真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然邱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意非邱明所盡也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而不說而杜氏因為作說云此乃聖人卽用舊史爾觀邱明之義又不必然隱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鄢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郠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專用舊史者乎〔音義〕板本不復讐上脫子字從開成石經增不繫乎上熹平石經無以為二字

公薨何以不地

解詁曰据莊公薨于

路發不忍言也解詁曰不忍言其僵尸之處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解詁曰嫌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

故復爲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但桓疑而弒之謹案穀梁傳亦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者言乎隱之非正以文王之正月治之而公不敢即位也春秋之教莫大乎五始凡事不正其始必不善其後隱公是已魯人但知隱母繼室禮同夫人且桓母後娶乃君子必能決其尊卑於徵者仲子始娶即貴聲子始賤後貴亦唯辨之於始焉爾易說曰君子愼始差德記曰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故能審五始之義則天法無不順禮度無不明萬物由是可得而正矣

公羊春秋通義卷一終　經傳凡三千一百六十八字

春秋公羊經傳桓公第二　公羊通義卷之二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解詁曰据莊公不言卽位如其意也解詁曰弒君欲卽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桓本貴當立所以為篡者隱權立桓北面君事隱也卽者就也先謂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解詁曰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弒賢君篡慈兄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前來歸邴本欲易許）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解詁曰爲恭遜之辭使若暫假借）曷爲爲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解詁曰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宿者先誠之辭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塗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須當有所住止故賜邑于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音義）注由通作猶孟子曰王由足用爲善）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許邑名凡小邑本當繫國今其義不可言假周田則不得繫國以此）

田近許邑故繫之許而已知非謂許國者王城之外五十里曰近郊又其外五十里曰遠郊又外達之句稍縣都相距各百里許國猶在畿外而上傳云朝宿之邑在郊不得相近也

此邑也 据上云魯朝宿之邑

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所祿曰田所居曰邑不直言假許者許邑廢矣魯朝宿之地亦在其內耳鄭特取魯田非盡有許邑故可以田繫許不可以許包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徐彥曰日者正以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相負故也

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周公廟當脩其祭祀而專以與鄭故水災應之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及者何累也解詁曰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謹案累者相連及於死之名讀若甫刑傳云大罪勿纍字本从三田今省作之反離騷謂屈原爲淵纍李奇注曰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謂經所不見者若左傳稱宋弑昭公蕩意諸死之卽未得以累書於春秋類此蓋衆有則此何以書賢也加及者賢之欲著其因君而死若兩書之則不顯與君弑爲一事故不以尊卑同名弑爲嫌矣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

督將弒殤公貳於馮故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穀梁傳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啖助曰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進父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謹案春秋賢者不名仇牧荀息皆賢而名者許人臣者必使臣爲累於君之辭君前臣名其道然也獨孔父先死得申不名之義禮於君所言大夫沒則稱諡若字又因以稱字見先君死倒其文而不系其貴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解詁曰傳道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己必死設使督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免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

父可謂義形於色矣解詁曰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重道義形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善

滕子來朝即隱十一年滕侯也朝桓公不足褒故還從本爵爾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解詁曰目見也斥見其惡言成宋亂遠也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復發傳者與益師義異彼爲詳略例近辭詳遠辭略此爲諱例近辭微遠辭顯各有所施也（音義）嚴氏春秋是年無所見異辭三句熹平石經從之

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據入極諱滅輸不諱遠之等隱賢而桓賤也解詁曰宋公馮與督共弒君而立諸侯會于稷欲共誅之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弒隱而立君子疾小人同類相養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古者諸侯五國爲屬

騶有長二騶爲迹迹有帥三迹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也州中有爲無道者則長帥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侏伍壞敗雖不誅不爲成亂今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音義〕賂板本或作賕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解詁曰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也器從名解詁曰從本主名名之地從主人解詁曰從後所屬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解詁曰即就也謹案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非若地有常處雖數易其主終可識別也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此主謂宋宋本取大鼎于郜故名郜鼎云不義者傳惡宋滅郜而取其鼎聊廣言之耳其實就令

以義取之器固當從名若文王克崇伐密而書有崇巢吾有密須之鼓是也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解詁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俄者謂須臾之間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言爲其所取遂可以他人之地爲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娟無時焉可也解詁曰娟妹也引此爲喻者明其終不可名有也

戊申納于大廟音義大音泰

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解詁曰納者入辭也周公稱太廟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上尊尊

秋七月紀侯來朝何邵公云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

故封之百里而漢書亦云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白虎通義亦云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皆緣隱二年經有紀子故相承爲是說耳其實彼傳言紀子伯無聞未嘗指謂紀君子爵凡莊四年傳曰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是西周之世紀固稱侯益知舊說妄也來朝例時月者爲下會也會例亦時而月者左傳曰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爲中國患春秋之所重故危錄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解詁曰二國會曰離謹案離儷也儷兩也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二謂之離三謂之參漢律有離載下帷言二人共載也禮用兩鹿皮古文冠禮云離皮射以二人爲耦三朝記謂之置離楚公子圍使二人執戈謂之離衛諸云離者其義如此離不言會下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文據彼離此不言蔡侯鄭伯如鄧意也蓋鄧與會爾凡盟會以國地者皆主人與其事若及宋人盟于宿之例

九月入杞不出主名者是內將卑師少例也不言我者春秋錄內事從省可知故知我入那特爲起齊欲之變文云爾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桓之盟皆日桓無信也其會皆不致略之也唯是盟不日又致者尋前唐盟脩隱之好成隱之信故加錄焉爾春秋賢隱而賤桓此最著矣唐內地也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由此推之致公會例當亦封內者以地致封外者以會致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元年春王正月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日王何也謹始也其日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春王正月其傳曰桓無王其日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春王正月其傳曰桓無王其日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公羊都不言桓無王之義今取穀梁爲說

云正與夷終生之卒者歲首旣非魯事須明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耳若然陳侯鮑卒亦在正月下而不正之者鮑卒本不得正日試以三年七月王辰朔步之則甲戌己丑必有一不在正月者故不特加王正月以傳疑也十八年有王穀梁無傳何郤公以爲桓公之終也蓋惡桓之深若曰今而後乃復有王云爾董仲舒曰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何相命也穀梁傳曰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

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解詁曰善其近正似

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謹案不月者善之故從盟之大信例也荀卿子曰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詛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蓋亦盛伯與會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者何盡也穀梁傳曰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五行志曰京房以爲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弒而不卒之形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加公子者於隱則罪於桓則親所以惡桓也遂在所聞世例日卒故以不日見罪所傳聞之世本不日卒故翬更以不卒見罪然非起見其貴反嫌與柔溺未命者同故一見公子翬於此則隱之篇不稱公子貶意益顯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解詁曰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謹案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解詁曰据讙會地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解詁曰所以崇父子之親從父母辭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杜元凱曰已去齊國故不稱女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翬何以不致解詁曰据送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致得見乎公矣穀梁傳曰公親受之於齊侯是也于讙已入國矣復言至自齊者已見宗廟然後致也不言至自讙者從國有

行乃以其地致夫人本自齊來與往讙地而還歸者異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古之造文者禾千為年夏謂之歲步歷周也殷謂之祀四祀脩也周謂之年五穀收也嘉禾備登年功乃成故以有年名喜而書之者重民食也大有年何以書解詁曰問宣十六年也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解詁曰僅猶劣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解詁曰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耗減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為國尤危又明為國

家者不可不有年謹案有年在他公時以數見不書唯桓宣之篇以年書胡康侯曰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周禮四時皆田傳唯舉三時者諸侯之制也禮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周有四望魯有三望天子備四時之祭諸侯一祠則不禴禴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祠皆闕其一以下於王故歲亦唯三田而已何邵公以為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妄也繁露云享鬼神者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可證公羊師說亦有四時田矣異其名者苗之義从田土為田驅禽獸害稼者蒐之義从鬼主為鬼享取鮮獸狩之義从守主為守土習軍旅也此春秋冬皆謂夏正周之春實夏之冬故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周禮仲冬以狩田經書春正月公狩其

實一耳逸周書曰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狩有常地郎去狩地遠故譏也蒐狩例時方欲見桓正月無王故此特月也桓之篇唯九年春不繫月者無王之義非所加於京師乃自從外女歸不月常例

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解詁曰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腢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中薦于宗廟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脾遠心死難故以爲賓客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髀射之達於右髃中腸胴污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充備也謹案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而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

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音義乾音干釋文膘吡小反三蒼云小腹兩邊肉髃五苟反說文云肩前也脾步啟反股外也髀羊紹反一本作脁音賢按類篇曰髃水脁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據與宰咺宰周公並異故問之下大夫也渠氏也伯糾冠時且字也不直言渠伯者降於中大夫也繫宰則與周公咺同義是年及七年並去秋冬二時何氏舊各有解蒙所未安以成十年昭十年之無冬推之此秋冬下所繫之事其亦爲內大惡當諱者而削之與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曷爲以二日卒之悈也甲戌之日亾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解詁曰悈者狂也齊人語君子

謂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闕疑謹案白虎通義曰陳侯有狂易之病蜚亾而死惠氏說死而得者言得其屍也古通用死為屍字讀若陳湯傳云求谷吉等死(音義)械呼述反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据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 離不言會也 紀與會則為參紀不與會則為離參則可曰齊侯鄭伯會于紀離則不可曰會于紀故變文以明之此即對蔡侯鄭伯會于鄧發傳唯此為就人國都而會者須分別主人與不與故作此例耳若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既非國自無所嫌離亦言會矣何氏室於此義乃云所聞之世錄外離會傳聞之世不錄外離會都無傳文横生枝說時就紀國都而紀侯不在會者左傳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推度情事二君本託言會紀侯紀覺其謀不與相見乃自相會耳必知為別離會言如非為外相朝言如者春秋貴信而賤詐先志而後事二君固非實朝必不以朝書藉令

實朝前後經亦未有書者今如傳意正以外相如例恒不書不嫌非離會故得變言如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解詁曰據武氏子不稱字又不加之解詁曰禮七十縣車致仕不言氏者起父在也加之者起子辟一人譏案譏父老子代從政者亦譏世卿之意也七十曰老大夫七十而致仕故謂致仕爲老左傳曰桓公立乃老又曰范武子將老又曰祁奚老矣

葬陳桓公解詁曰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傳曰葬生者之事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其言從王伐鄭何難不言王以蔡人備人陳人伐鄭意從王正也解詁

曰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謹案以人從己曰以以己從人曰從言從王者若諸侯畏威服義不召而至不令而行有征而無戰深爲尊者諱以醇王義焉不爯天者亦所以起繻葛之敗也天子親在行陳矢集於肩王師敗績于貿戎猶可言也王敗績于繻葛不可言也故質戎質言之以窮世變之極從王伐鄭文言之君子之情猶不欲王迹之見熄遠也黃道周曰周公之意尊尊而親親賢賢而齒齒春秋之義質質而文文忠忠而怨怨會賢親齒皆有其質質者本忠歸賵求賻求金求車觀魚觀社取郜取防成亂納鼎丹楹刻桷乞師取穀告月朝廟此數者皆無所用文無所用文以齊其忠文者本怨六羽言初易邴言假築館云外救紀稱欠公莞不地逆祀稱躋去篇之郲仲遂至禮之寬歸父如晉而不葬晉侯伐秦而先言王國大雩之逐季氏從祀之沒陽虎凡此數者皆不徒用質不徒用質以致其怨故忠怨文質此四者春秋所以著尊親之道垂賢齒之教也用文之極

至於天王狩于河陽用質之極至於天王殺其弟年夫用忠之極至於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用怨之極至於蔡衛陳人從王伐鄭故春秋者三統之所合建也禹湯文武之所受其繩準也隱桓之際王終霸始天下之大變也隱桓三十年一百九十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見端盡矣因而推之二百四十年千七百事其以剛紀屬比先後同貫也

大雩

大雩者何旱祭也解詁曰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謹案雩言大者非常雩也詩所謂上下奠瘞靡神不舉

然則何以不言旱据僖二十一年宣七年並言大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大雩必爲旱旱時容有不雩然則彼言大旱者皆主譏不雩矣

解詁曰必見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

何以書記災也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暘說曰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盛故其罰常暘也

蝝

何以書記災也蝝蝗屬解詁曰蝝者煩擾之所生趙汸曰凡蝝螟月唯秋初不月據經無書七月蝝者凡秋蝝不月皆七月也蝝始出則爲災災不止此一月故不月

冬州公如曹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左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繁露以爲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然則公非其爵凡諸侯託於諸侯不別五等壹以公稱之喪服經曰寄公爲所寓是也時州喪國去位已爲寄公故不復錄其本爵州既小國非王者之後又不自

王朝來不嫌是三公也失地之君多矣獨州公發爵者君子有言爲國以禮鄧侯穀伯能脩禮來朝故亦貴之州公無禮故亦慢之昔魯昭公喪國如晉次于乾侯使請逆于晉子家駒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不聽晉人怒之卒弗納公若州公者失守社稷越在異邦而猶不以禮下於人其亡國也不亦宜乎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

解詁曰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謹案上傳云過我此云化我者前自其國如曹塗出於魯今自曹還復過魯遂止不去將依於我而猶不能修禮來朝故責其化也來例時此慢之猶錄月者與狩郎同義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 解詁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謹案閱義如伐閱之閱簡義如簡稽之簡必取名簡閱者明主爲簿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亾井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故大師曰拱稽大役曰抱曆大田曰讀書契凡所以使軍實可數卒兩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音義)文選東都賦魏都賦及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注並引此傳作簡車馬也

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罕者不常舉也曾忽略武備故重錄之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何陳君也 佗桓公之弟也殺桓公太子免而自立佗取蔡女數如蔡淫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處曰共令蔡人誘佗以好女與蔡人共殺之而立躍陳世家有其事

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絕者諸侯有罪當絕其世也佗本弒立絕之不成爲君故還令與當國者同號曷爲絕之解詁曰据戕鄭子不絕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解詁曰惡乎猶於何也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也不日不書葬者從賤文議案傳不舉弒爲重者其爲蔡人所討則以淫故故就本事明蔡得殺佗之義也穀梁傳曰其不地于蔡也〔音義〕淫于之于板本作乎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解詁曰据君存稱世子子般不言生喜有正也解詁曰喜國有正嗣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言魯之諸公久未有正嗣也僖母成風文

母聖姜襄母定弋昭母齊歸哀母定姒子般母孟任子野母敬歸皆妾子亦雖嫡而母賤宣母頃熊本嫡又爲僖公所廢故唯莊公得正喜而書之耳穀梁傳云疑故志之如前所說諸公本惡非正故不志令實正者安知非不疑亦志必求其難獨成公求見妾母或可謂宣夫人繆姜之子而繆姜有淫行與文姜適同何又不以疑志爲此說者鄙哉

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解詁曰其諸辭也本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蕭楚曰桓公以太子之禮舉之史必書世子孔子脩春秋去其世字耳桓公弒兄竊國王法所誅絕故於同生不書世言不得繼世享國也齊襄既卒而料書子焉則知其與也魯桓存而同書子焉則知其譏也故曰美惡不嫌同辭謹案春秋之法誅君之子不立內無絕於公之道然奪其世所以起賤桓蓋微文也故傳亦推測經意不質言之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解詁曰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樵之齊人語何言乎以火攻解詁曰據戰伐不道所用兵疾始以火攻也解詁曰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解詁曰據邾鄣鄣繫紀國之也解詁曰欲使如國故無所繫曷爲國之君存焉爾解詁諸言君存焉爾者皆謂其國都也都不繫國者宫廟朝市所處故重錄之異於常邑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皆何以名解詁曰據滕薛不名也失地之君也曲禮曰諸侯失地名楚滅

鄧當莊公時此云失地者乃出奔非國滅也所傳聞之世小國君奔猶未名以其來朝於我故名錄之穀鄧盛部皆失地之君曷爲或言奔或言朝來奔者寓於我之辭來朝者非寓於我之辭

其稱侯朝何据寔來也不連伯何之者卑一問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解詁曰穀鄧本與魯同貴爲諸侯今失爵亡土來朝義不可卑故明當待之如初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配夫託衣食于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徐彥曰知如此者正以郊特牲云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祠之言嗣也春物始生思嗣親也礿之言汋也取新菜可汋嘗者嘗新穀也烝丞也冬物畢丞其禮尤盛此則四時祭名文武之制也詩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傳於曰特祭祀特發常事不書例者每歲舉之不可勝書第書其失禮者而已至於昏姻喪紀雖有常禮而無常年故隨事悉書穀梁云親迎恒事不志似變常事不書之言而失其本旨遂誤宋元學者以一經所書皆爲非常而事事鑿求其說隱三年解詁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其意亦以爲得禮不書則何氏已謬解此傳矣

譏何譏爾譏亟也

亟數也何邵公云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斯似事之不然烝祭法用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卜祭先近日不吉則仲冬之本可以承孟冬之末故以周正月烝也正月烝五月復烝乃所謂亟耳主譏者在下不言春烝則夏烝之亟不見故傳釋經書兩烝秋爲譏亟非再再譏也

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

解詁曰黷泄黷也怠懈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也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于室求之於幽祭于堂求之於明祭于

訪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解詁曰四者四時祭也裘葛者御寒暑之美服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謹案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蓋此意也言士者舉下以緬上其實士歲不過再祭於四者科用其二而已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且字父者配字之號冠禮字辭曰伯某甫是也家父亦下大夫

夏五月丁丑烝

何以書譏亟也

音義已上諸亟字並音去冀反

秋伐邾婁

冬十月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皆恒寒之罰也解詁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泝血尤深〔音義〕泝古流字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解詁曰据宰周公稱使婚禮不稱主人解詁曰時王者有母也遂者何生事也生事者因事起事其意相緣事則更端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與此傳相兼其訓乃備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据譏公不得爲政成使乎我也待我而後使事成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

矣用由也使魯爲媒可則由魯往逆不必返報明遂在魯不在祭公也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范武子曰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爲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謹案禮女未嫁而胥死女當改適唯王者妃匹至尊無偶雖在其國義成爲后設遇大故不得更許嫁可以此經決之解詁曰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解詁曰明子尊不加於父母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王者天下所歸往故以衆大之辭言也解詁曰

書季姜歸者明曾爲娣當有送迎之禮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解詁曰据臣子一例當言聘

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解詁曰在齊者世子光也謹案春秋爲其驕蹇處乎諸侯之上抑言同列齊是也傳設爲徵辭者言二世子皆不免譏耳禮世子無外交曹伯有疾射姑當躬視藥膳而忍去左右偃然代行朝禮失君在不稱貳之義故責之以教後世之爲人子者【音義】曹與上北監本有在字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曹與鄭俱同姓又同爵桓公始見卒日葬月著明當從大國例也射姑不子已就其卒去日故於此不奪臣子辭因見本有父命攝朝不專譏射姑與抑蓋責光兩見者文異義同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會者何期辭也以弗遇則未成爲會而言公會故須釋之時本期會于桃丘衛侯背期不至蓋已與齊鄭同謀伐我故也未會而言會者致本意也猶云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皆爲成事之文於上見不成事之實於下其言弗遇何據遇者不期也上爲期辭則不當言弗遇公不見要也會期辭也遇要辭也期而後期衛侯之過也要之而不見要則公之恥也蓋公已至桃邱猶疑衛侯道滯未來復前逆之終不得見乃反故傳申之曰公不見要也解詁曰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范武子曰桓弒逆之人出則有危故

會皆月之衞侯不來無危故時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

郎者何吾近邑也魯近郊之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率師伐我左傳云師及齊師戰于郊而檀弓以爲戰于郎明郎地在郊也若然彼經亦當言來戰于郎但以所見之世諱恥尤深寇近郊城不可言戰故舉伐而已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解詁曰據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來公敗宋師不言戰龍門之戰不舉地也近也惡乎近近乎國也近幾也國舊讀言圍師迫都城幾幾乎圍故戰去及文言來以起之也解詁曰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戮力拒之此偏戰也以丙午日是偏戰例也解詁曰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何以不言師敗績据外偏戰言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內勝不言戰則言戰者內敗明

[illegible]卷二　七

矣穀梁傳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宋儒或以爲郎戰郎之諸侯也据經傳不見三國當貶意未敢臆推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鄭莊衛惠皆犯王命伍天子於鄭伐之而已與朔爲王命所廢者異故惠公不書葬莊公書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者何鄭相也相助也謂三卿之長助君持國重者荀卿子曰天子三公諸侯一相晉義開成石經云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解詁曰權者稱也所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

雖不能防其難非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鄙留何氏本作野留今從鄭司農讀留爲東鄙畿內地名詩云彼留之子先鄭伯武公也武公之父桓公周宣王母弟始受封于鄭本在西京桓公用史伯計寄孥與賄于虢叔鄶仲之國鄶仲怠傲貪冒取同姓女叔妘爲夫人武公因緣寄孥故得通爲國語言鄶之亡由叔妘者是也犬戎之亂鄭失其地及平王東遷武公爲卿士蓋始食采于留其後旣克虢鄶并取鄢蔽補丹依疇歷莘八邑乃建國焉謂之新鄭而鄙留言以留爲下都也都所居曰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解詁曰宋人宋莊公也宋不稱公者脅鄭之纂首惡當誅非伯執也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忽昭公也鄭莊夫人鄧曼之子突昭公庶弟母雍姞宋大夫雍氏女祭仲

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解詁曰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弒君而立非能爲突將以爲賂動守死不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故深慮其大者也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祭仲存則不使宋得殺忽入鄭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逆遠也故如故也言少遲久之伺宋之際則突依舊可出而忽依舊可反是不可得則病解詁曰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己病逐君之罪然後有鄭國己雖病逐君之罪然終得保有鄭國猶愈於亡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古人所謂可與權者若祭仲之事近似之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其始爲之若反於常道鄭忽出奔衛是也觀其後乃有善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解詁曰設施也舍置也如盟死亡之事不得施行

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解詁曰身蒙逐君之惡以存鄭是也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解詁曰祭仲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生者乃所以生忽存鄭非苟殺忽以自生亡鄭以自存反覆道此者皆所以解上死亡不施於己議案權之所設以事有岐趨道或兩虧利害貴於審處輕重貴其稱量是故身與義權則義重義與君權則君重君與國權則國重古之人謀其君不私其身況私其名乎昔周公負扆踐阼踰偪上之嫌殺管叔蔡蔡叔近滅親之過卒使冲人成德王室底定詩人美之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孫之言巽也易所謂巽以行權傳所謂自貶損以行權其義一也然而嫂不溺則不援君不從社稷則不變置是以反覆申明行權之賦易均之事也施於君死國亡則為權施於生己存己則為私亦視其心而已後世有藉權之名濟其變詐者俗儒欲以此傳執其咎可乎夫君子之行權雖若反經然要其後必有善存焉若仲者未能善其後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春

秋之於祭仲取其詭辭從宋以生忽而存鄭爲近
於知權耳仲後逡巡畏難不終其志經於忽之弑
子亹子儀之立一切沒而不書所以醇順其文成
仲之權使可爲後法故假祭仲以見行權之道猶
齊襄公未必非利紀也而假以立復讐之準所謂
春秋非記事之書明義之書也苟明其義其事可
略也俗儒責仲之當守死不聽既被執終無能爲
仲死而突故入忽故亡匹夫之諒何所取之外大
夫例恒書名獨祭仲書字灼然見賢必不信傳將
不信經乎仲咄得於本事不名季友沒仍稱字又
可以明仲一時之權固未若季子之盡善矣伯莒
之戰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下吳
入楚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由是言之一
隨之中隨宜褒貶仲將所行暫得合權校其後事
仍自無取正猶不保其往不
與其退苟遂於此了無關義

突歸于鄭

突何以名據當國當言鄭突挈乎祭仲也蒙上鄭祭仲文不復繫鄭以見

突爲仲所挈引得歸也盟子經說曰挈有力也引無力也其言歸何據篡當順言入祭仲也解詁曰順其計策與使行權故使無惡謹案不言自宋歸者上執有力明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名據既葬稱子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本所以公侯在喪稱子者緣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示自貶損從小國辭也鄭伯爵乃與子男爲一等若亦改稱子未見貶損之義且令滕莒邾婁等國亦在喪稱子反嫌是爵故更降之同於附庸君稱名此爲伯子男未踰年之達號所以知與陳佗莒展殊者陳桓公之卒莒子密州之弒皆已隔年自不嫌爲在喪稱名云爾外大夫執例歸例皆時忽出奔無罪例亦當時書九月者爲下盟會月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解詁曰輒發傳者無氏嫌貶謹案明年背

盟伐宋而此盟不日者爲下公親爲穀邱之盟責不信在公不在宋也蔡叔蓋蔡宣公之母弟

公會宋公于夫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毆蛇（音義）音驅佗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躍陳厲公也蓋以誅佗立躍本與殺州吁立晉同義緣從託始省文躍篡未明故不書葬以晉侯黑臀例之可見也凡外卒葬皆由春秋錄之其或不卒不葬亦由春秋削之俗儒但云魯往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是魯史也非聖經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諸侯之葬當請謚于王故不日某國葬某公而日葬某國某公以王命葬之之辭也王迹熄矣春秋乃以

文王之法臨之而託其義

公會宋公于鄭 左氏經曰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傳曰再稱日決日義也著同日兩事先盟後卒既嫌日不相蒙先卒後盟盟例本有不日又無以決丙戌爲盟日必欲決丙戌爲盟日者著明桓盟皆日以重疾其無信必欲決丙戌爲卒日者春秋獨晉書立嫌爲大惡不當日也邾婁子貜且卒不再日者援齒有弗克納文則貜且正當立已明故無嫌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戰不言伐 莊十年傳文 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

與鄭人戰也解詁曰時宋主名不出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郜城與郜同義謹案此經說例戰伐兩舉特恐學者疑惑爲與鄭戰而穀梁乃正以爲與所與伐者戰亦可謂不善讀春秋矣左傳曰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邱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與此傳合此偏戰也据丁未日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徐彥曰復發之者上經來戰于魯此則往戰于宋嫌其異故明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曷爲後日解詁曰据鞌之戰先書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解詁曰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君

子不掩人之功不蔽人之善故後日以明之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解詁曰據公敗宋師于菅從外也解詁曰從外諸侯相與戰例曷為從外解詁曰據戰于宋不從外言敗績恃外故從外也解詁曰明當歸功于紀鄭故從紀鄭言戰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董仲舒說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謂是戰也龍門魯之郭門故言近乎圍戰不變及言來者不地則近已見可順從外文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解詁曰郎雖近猶尚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積功也謹案敗績者猶周禮言師不功也積取其積也戰功曰多以數獲積多為上穀梁傳曰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

三月葬衛宣公宣公未葬上稱衛侯者踰年稱爵禮也背殯用師不貶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前月親敗衛師未相通好遽會其君之葬情事所無則謂以會葬書葬者不可通矣

夏大水前納賂器于周公之廟又躋烝不敬當有簡宗廟之罰賜以夏正季冬起兵動衆復逆天時禮司馬主夏月令曰季冬行夏令則水潦敗國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以曹地者參會也左傳曰曹人致餼

無冰

何以書記異也洪範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恒燠劉向以爲春秋無冰是也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其不曰水不爲冰而曰無冰何也春秋本天道以正人事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滕陰藏冰之禮先王所重天道當寒不寒水澤不腹堅於是無以取冰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頒故以無言之自人事目之之辭也趙

訪曰凡常無曰有常有曰無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本嘗言夏五月幹枝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簡札爛滅不知

夏五者何無聞焉爾 盟曰春秋方令桓盟皆曰以重著其無信故進不可就五增月退不可去五存夏卽用舊文無所增損亦因以示史闕疑之法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 解詁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謹案藏穀曰倉藏米曰廩謂之御廩者給宗廟所用故以米之最精者名也九章粟米術曰粟率五十糲米三十

粺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洪範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也

乙亥嘗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解詁曰譏新有御廩災而嘗之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言猶不嚴嘗乎亦可以示有變矣穀梁傳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蓋聞君子之祭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帥執事而誓戒隸人掃除雍人濯溉職人省閉廩人共接盛百官莫敢廢其職以服大刑今乙亥去壬申四日耳宜亦既肅既戒尚猶弗謹於火致粢盛不潔然則所當譏者豈唯未易災之餘云乎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

以者何行其意也解詁曰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為四國見經重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解詁曰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為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謹案諸侯當以時貢於天子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桓公不率臣職而傳釋經意主譏天子者嘗不貢其罪易見世俗之儒皆能言之下雖不貢上不可求此春秋以文王之法

待王者其意微而難知也求例時月者與狩耶同義

三月乙未天王崩 解詁曰桓王也謹案是後周歷莊僖二王經並未記崩者蓋平桓之際猶有征伐告命至於莊王王風遂終陵夷始極則雖告終嗣德虛文有不備者矣故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其明年莊王卽崩春秋特削其文而自是二十餘年王事遂絶于簡策雖以子頹之變有所不書使後之考者知王迹之熄甚也及齊伯功成三匡天子惠王之喪翕然復尊然後知撥亂序積實不得已焉耳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當時而日者僖公寵其弟年之子公孫無知衣服禮秩如適卒成篡弑幾致奪正故危之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名 解詁曰據衛侯出奔楚不名 奪正也 絶之與衛侯朔同義凡諸侯出

奔有罪者月無罪者時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其稱世子何解詁曰据上出奔不稱世子復正也欲言鄭伯則出奔時尚未成君順上言鄭忽則既非在喪反嫌當國故繫世子以見其正也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已下並道通例忽正而又言出惡者微弱不能自存亦有責也毛詩序曰鄭今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晉欒盈復入于晉是也復歸例月復入入例時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入者內弗受也故言惡歸者與使有其國家也故言無惡歸例時入例亦時唯諸侯出奔而還入者月重錄之

許叔入于許穀梁傳曰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何以言之前隱十一年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人使其弟叔居許東偏令叔聞鄭之亂遂入于許非有先君之命天子之封而易其兄之世有其兄之土君子以叔叔所由殆與叔術異矣經例母弟稱弟先君之母弟稱叔季所所以然者明人君雖尊不名諸父許叔以莊公之弟故稱字非美之也若紀季時君之弟當言紀侯之弟某而不名乃爲賢耳春秋美惡不嫌同辭許叔入于許言入則惡已見故字不嫌美紀季以酅入于齊稱字則美已見故入不嫌惡事相反而義相成者云

公會齊侯于鄗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

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解詁曰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謹案此與董生說異繁露曰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若然襄元年簡王崩於時邾婁來朝譏刺交聘不復狄者亦是連從同之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据鄭伯突卒知突終入于鄭而經不見故難之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末無也後突自櫟入于鄭時仲已死故無所用言也解詁曰亡死亡也祭仲亡則鄭國易得故明入邑則忽危矣不須力入國也所以效君必死國必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忽實爲高渠彌所弑弟子不知疑其出奔故有此難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祭仲亡則亡矣仲之存亡爲忽重輕故忽微弱甚不足錄也言則亡矣者亦就荅忽實死亡非出奔意旨義則存下板本亦有矣字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衞侯陳侯于侈伐鄭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衞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時納厲公不克從不得意致伐例在莊六年桓之會不致獨致伐者前此公未親伐國邑比得志益驕乃與諸侯吻突奪正舉動不義再用師旅比會尤危故出入皆月不如常致例也常致例時唯公出涉三時者乃危而月之穀梁傳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朔何以名解詁曰據衛侯出奔楚不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解詁曰朔十二月朔政事也【音義】見音現而不能使衛小衆言天子小有徵發於衛而朔不

用命其事未聞左傳以爲衛宣公之世子急本爲朔所構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不平共逐朔而立黔牟豈洩職之徒訴朔于周而以不能使衆之罪逐之與公羊師說云王立公子留廣森以爲黔讀若黔黔牟急言之曰留

越在岱陰齊 解詁曰越猶走也岱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先岱言岱陰後言齊者明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以爲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加故當與百姓共之

屬負茲舍不卽罪爾 解詁曰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謹案爾雅學謂之茲郭景純引此傳證之茲席也人病臥則背著牀席若負之然史記曰衛康叔封布茲荀子有龍茲楊倞注以爲卽今之龍鬚席茲編艸爲之其字从艸與茲異而木疏云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近强說也禮記隱義作不茲白虎通義作負子子與茲不與負皆聲之轉魯世家述金縢曰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言武王見責于天而有疾也告神謙從諸侯辭耳舍釋也古訓通爲赦漢書朱博傳曰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趡復稱字者尋昧之盟終隱之志與致唐同意又明君子與人之善當始終之也于昧不日于趡日者下與宋衛共伐之惡桓公不信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氏舊有解所不敢信得與二月俱有丙午者師說以為上丙午二月晦此丙午五月朔也晦不言晦朔不言朔辭無所美殺而不繫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者封人弟獻舞也故從先君之母弟例稱季封人無子季次當及無惡故言歸也自陳者陳有力焉爾

癸巳葬蔡桓侯葬不稱公者桓公生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外內亂有滅道故

不與臣子辭也五等諸侯皆得以公配謚本周之舊制若魯考公煬公齊丁公乙公是也然書有文侯之命篇則亦有謚配爵者据史記蔡之諸君始終謚侯前此考父亦稱宣侯後此申亦稱文侯固亦稱景侯春秋則斷以葬從主人之例悉更之曰公唯此存其故稱我無加損焉而義固已貶矣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蓋春秋雖假文王之法顯現諸侯不可以屢黜陟也故褒之進爵者自隱而後無聞焉貶之降號者自蔡杞而外無見焉猶託始之意耳是其治諸夏也同姓先蔡異姓先杞杞王者之後最先封姬姓之在列者莫長於文王之子文王之子莫長於蔡是以獨於此見法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婁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趙子常以爲言朔不言日者穀梁夜食之例當移施於此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桓公之會皆危月之卒以會齊殞其身春秋所危於此驗矣可以見月日之例非徒施也將使後之覽者知篡弒得位則動作皆危

有萌簒弑之心者必且懼而自沮此卽垂敎之大者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何以不言及夫人解詁曰据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謹案二家經並作公與夫人通檢前後經例但有暨及更無與文知此直言公夫人者是也不言及不言暨兩之之辭

夫人外也解詁曰若言夫人己爲公所絕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解詁曰內爲公諱辭其實夫人外公也解詁曰時夫人淫于齊侯而譖公故云爾言遂者起夫人本與公出會齊侯于濼故得并言遂如齊謹案于濼不舉夫人者夫人同行而不同會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解詁曰不書齊誘殺公者深諱恥也地者在外爲大國所殺於國尤危國重故不暇隱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解詁曰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之外多窮厄伐喪內多乘便而起不可不戒愼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讐在外也讐在外則何以書葬

君子辭也解詁曰時齊强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讐而不復乃責之桓者謚也生有爵死有謚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受謚于君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蓋以爲祖祭乃謚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也謹案親弒君者彭生也時魯人請於齊而誅彭生臣子之心亦少紓矣故以恕辭葬之雖然不可以言復讐也責復讐在莊之篇

公羊春秋通義卷二終

經傳凡三千三十二字